◇生活空间

狗友小灰

[苏州]王惠

初秋,我走在工业园区的职工广场上,看到十几米外灰色石材地面上两个小家伙在嬉闹,一灰一黑——小灰找到伴儿了?我发出“嘬嘬嘬”的信号,小灰听到呼唤,转身看到我,立即离开了它的伙伴儿,向我飞奔而来,它的四肢伸展奋力奔跑,风吹得它的两只耳朵向后摆动。

小灰跑得很快,须臾间,就到了我的身边。我蹲下身,抚摸着它的脑袋。它坐在我身边,亮晶晶的眼睛露出快乐、惬意的眼神,它黑色的鼻子轻微翕动,全身乱糟糟的灰白色绒毛微颤。

两年前,我刚到这个工业园区工作。在园区东南角,我遇到了一条流浪狗。它全身的毛是淡灰近白色,毛色很干净,毛已经开始打结。脖颈上,套着一条淡黄色的狗链。它满脸忧伤地在园区里流浪,像是刚被主人遗弃不久,还在寻找主人。

我几次想接近它,“嘬嘬嘬——”地呼唤它,它总是很冷淡地避开,逃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也许它曾经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小灰,比如米雪。

和它见过很多次后,它渐渐记住了我。看到我,也不再躲避。

午饭后,我有时候会用塑料袋到食堂餐桌上装一些食客吃剩的鸡腿和肉骨头,小灰似乎在草丛里等待,它见到我,飞快奔跑到草地上,它咬嚼着我带来的食物,发出“咔咔”的声音。它边吃边抬头向周边张望,围墙外马路上大货柜车刹车发出的沉重的轰响声往往会让它停止咀嚼,它低头弓腰像要躲进草丛的样子。我轻抚它小小的脑袋,它似乎不再害怕巨大的声响。

它似乎长胖了一点,眼神也活泼了,看到我,不再躲避。吃饱后,它喜欢在园区的草地上晒太阳。午饭后,我喜欢坐在草地边的路牙上看电子书。它蜷缩成一团,躺在我身边,像一团灰白色的绒线团晾晒在绿色草地上。我抚摸着它的小脑袋,它温顺地一动不动。我帮它去除了那根淡黄色的狗链,用力将狗链抛向稍远处敞开的垃圾桶。我喜欢和它说话,问它,你吃饭了吗?有没有大狗欺负你啊?它一声不吭,只是轻轻地动动小脑袋。那是摇头抑或点头吧。

我没有见到它去吃垃圾桶里的剩饭菜。每天晚上下班后,我离开园区,我不知道它住在园区的哪个角落里。我带了自己蒸的红薯给它,那红薯我吃过,糯甜。

但一连两天,我并没有看到它。我把塑料袋里的红薯扔进垃圾桶里,心里,有对它的牵挂。第三天,我依然没有看到它。

中午,我在园区里转悠,边走边“嘬嘬嘬”呼唤,在车库入口边,一团淡灰色毛茸茸的影子,向我奔来。它终于出现了。短短的尾巴摇动着绕在我身边,我蹲下身,抚摸它的脑袋。我问它,你去哪里了?我用一次性餐盒装好米饭、大白菜和肉,放到它面前的草地上。它边吃边抬头看我,眼睛里一片晶莹。

日暮,细密秋雨中,我打伞走在园区路上,走向园区外的车场。雨雾中,一团灰色的身影迅速向我奔来,到我身边后,它甩甩尾巴,跟在我身边。是它。它似乎闻到了我的气味,或者看到了我。我蹲下身,摸摸它的脑袋,它的身上,沾着雨水。我问它,冷不冷啊?它摇摇尾巴,眼睛看着前方。

我走出园区人行道,它跟在我身后,似乎还想跟我走出园区。那一瞬间,我生出把它带回家收养的冲动。我蹲下身,抱着它的脑袋。我突然又想到什么,放下它,我说,你回去吧,我们明天见。它似乎听懂了,转身飞快地消失在雨中。

两年时光飞逝,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的园区。它自由而快乐,主人离它而去,它习惯了流浪生活,不需要再向主人献媚。

我喜欢看到它,喜欢和它说话。心里郁闷了,也会向它倾诉,我知道它听不懂,它也不会把我的话告诉别人。它成了我的“树洞”。

它喜欢我?或许吧。要不每次见到我,总向我飞奔而来呢?人们说小动物能够感知到人类的真实情感和意图。它一定知道我喜欢它吧。

或许,它亲近我,是觉得我和它的孤独都有两米多长吧。

◇繁星点点

滚动的车轮,岁月的重量

[柳州]张晋睿

初秋的柳州,空气中带着一丝微闷。公公一月前因病入住神经内科治疗,现已出院一周,今日来复诊。公公腿脚不便,步履迟缓,妈妈只能陪着他,慢慢下楼、慢慢乘车,一路缓缓前行。预约看诊的时间却迫在眉睫,我先行一步,提前来到医院,想把诊室的位置摸清楚,好让公公一到就能直接看诊。

门诊大厅人山人海。挂号、缴费、取药的队伍排得像长龙,导诊牌上的科室分布密密麻麻,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楼上楼下跑了一圈,寻了许久才找到神经内科。距离公公的预约叫号却只剩下不到五分钟了。

正当我焦急地四处张望时,远远看到妈妈已经带着公公从一楼门诊大门走了进来,公公步履蹒跚,每走一步都显得有些吃力,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但从大门到楼梯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以他现在的速度,绝不可能在预约时间内赶到诊室。

我当机立断:“不行,我得给公公租把轮椅”。我转身就飞奔到一楼,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仿佛在与我赛跑。大厅里人来人往,我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目光急切地搜寻着共享轮椅的租赁点。好不容易找到了租赁桩,扫码、注册、缴纳押金,可偏偏网络出现了短暂的卡顿。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指不停地在屏幕上刷新,心里默念着:“快一点,快一点!”终于,“咔哒”一声,锁扣弹开,我一把拉出轮椅,小跑着推到公公身边。

“公公,来,慢点,坐上。”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坐稳,然后推起轮椅,脚步如飞地穿过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直奔电梯口。幸好,在轮椅的助力下,我们在叫号前一分钟,成功赶到了诊室门口。

医生仔细询问了公公的近况,又做了简单的查体,随后开出了一张化验单,叮嘱道:“老人家,先去做个抽血化验,看看血脂和血糖的情况。这项化验必须空腹,您今天早上吃过早餐了吗?”

公公愣了一下——他早上确实吃过早餐。我站在一旁,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妈妈略带着愧疚低声说:“早上喝了点粥。”医生无奈地摇头:“那今天做不了了,明早空腹再来吧。”

这句话犹如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我站在一旁,心里充满了懊悔与自责。我事先根本不知道这项化验需要空腹,昨晚也没有特意叮嘱公公。公公依然不言,只是默默叹气。我推着轮椅,转身离开了诊室。

走廊里,看着那些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们,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公公今天的白跑一趟,其实只是当今社会万千家庭的一个缩影。面对庞大复杂的现代医疗系统,老人们往往显得无助且脆弱,一个简单的“空腹”要求,就可能让他们白白折腾一上午。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人终有老去之时。今天我们推着公公的轮椅,其实也是在为将来的自己铺就前路。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我们。明天清晨,我会陪他空腹再来。轮椅慢慢推,路也慢慢走。

◇心灵点击

张老四进城

[南京]柏文革

麦子种完,豆子点下,栽好的油菜长出新叶,张老四彻底闲下来。闲下来打算做什么,他要去南京。前几年儿子在那安了家,孙子在那读小学,老伴跟去照看小家庭,他也想着过去替老婆分担些。

进了儿子家,张老四才知道什么叫憋得慌。孙子一早送去学校,屋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在乡下,他有空就收拾农具、侍弄菜地,再空了就去村口和邻居唠嗑,哪像现在,像被关在笼子里。儿子看出他闷得慌,便说自己同事的父亲是工地管绿化的小工头,眼下缺小工,一天八十,中午还管盒饭。张老四听了,头点得像鸡子啄食。老伴笑他是天生劳碌命。他半点不恼,觉得有事做比啥都强。

不知啥原因,他彻夜未合眼,天快亮了才眯了一小会。他爬起来洗漱妥当,跟着儿子往地铁口赶。路上儿子反复提醒换乘站点,怕他记不住,便把路线详情打进对话框,存进他的手机。

出地铁站时时间尚早,他揉揉肚子想找个烧饼摊垫点饥,四下张望没见流动摊点,反倒看见地铁口亮着灯的肯德基店。之前听儿子提过周末总带孙子来这种地方吃汉堡,他心想这地段房租肯定贵,消费低不了。刚要打消念头,转念又觉得活了大半辈子没进过这洋店,少买些垫垫饥,挨到中午就能吃免费盒饭,也算没白来城里一趟。

盯着点餐屏琢磨半天,他点了份基础套餐。服务员瞅了他一眼,说这点当早饭怕是不够,便又推荐了几种新样。张老四怕被人笑话,憋着劲又添了一份。等结账时他瞬间僵住——七十九块。他一天才八十,这一顿直接把还没到手的工钱提前干进去了。他正犹豫着,服务员开口问要是嫌贵就退了重改。张老四急了,连忙摆手:“别别,我是怕吃不完浪费!”

坐下来享用时,张老四心里那叫一个疼。年轻时看过小说《陈奂生上城》,当初还笑陈奂生为省帽子钱冻感冒,又误打误撞住进高档招待所,哪想到如今自己也落到差不多的境地。人家陈奂生是高烧迷糊误进招待所,他倒好,为了撑面子花了冤枉钱,怪不得别人。他越想越心疼,干脆不吃了,把剩下的打包准备带回去。

可他又想起小说的结尾:陈奂生误进高档招待所,自此有了炫耀的资本,全村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想到这里,张老四心里瞬间敞亮,等以后回了村,他也能和村口那帮老伙计唠唠,咱也风光过,一个人在南京某某地铁站吃过七十九块钱的肯德基。啧啧,不被他们羡煞才怪哩。

他手指一动,又把刚打包好的纸盒子铺展开来。

◇闲情偶寄

杯盖奇缘

[宝应]康乐俅

世间器物,寻常聚散浮沉,往往暗藏人世微妙因缘。许多看似细碎平淡的小事,当时不觉特殊,回望方知,皆是生活悄然埋下的伏笔,藏着人情冷暖、缘分深浅的真谛。

早前,挚友将他长期贴身使用的一只万象玻璃杯赠予我。杯子伴他朝夕日久,日日被掌心摩挲浸润,通透温润,自带安稳朴素的人间烟火。我格外珍视这份真挚情谊,日日爱惜使用,总觉得手中捧的不只是一件寻常器物,更是一份厚重诚恳的知己情义。

得杯不过七日。一日午后,我出门采买食材,随身提着友人所赠的布袋。袋中整齐安放三样物件:这只万象玻璃杯、杯中冲泡的咖啡,还有一本尚未读完的《人间失格》。

购妥食材转身迈步之时,布袋不慎从手中滑脱,重重坠落在地。一声清脆炸裂骤然响起,我的心头也随之一沉。

完整杯体瞬间崩裂,滚烫咖啡泼洒而出,浸透布袋,濡湿书页。纸张晕开大片深色水渍,字迹模糊不清,书卷模样狼狈不堪。

我立在原地默然失神,百感交集,心绪难言。满心尽是惋惜、愧疚与不舍。惋惜朝夕相伴的暖心旧杯骤然破碎,愧疚自己粗心轻率,辜负友人一番心意,更不舍这件器物承载的脉脉温情。碎裂的杯身已然无法复原,我唯有小心拾起完好无损的杯盖,细细擦拭,妥帖珍藏,不忍丢弃这份念想。

那一刻,心底悄然生出淡淡的感悟。世事如琉璃,澄澈却易碎,人生最忌轻率大意。待人处世,当沉稳低调,相交有度,取舍有分寸。世间所有圆满顺遂,皆经不起浮躁疏忽。

数日之间,这份缺憾始终萦绕心间。为弥补心底亏欠,我特意网购一只一模一样的同款玻璃杯,妄图以新物填补旧痕,稍稍安放内心的愧疚与不安。

新杯抵达之后,我坦诚将摔杯始末告知挚友。友人听闻始末,淡然宽慰:“不过一件寻常器物,碎了便碎了,不必耿耿于怀,更不必特意添置。”我认真回复:“杯可碎,情不可断。这只新杯你先行珍藏,改日待你使用一段时日再赠予我,也算心意轮回,情谊不绝。”

友人心细温厚,深知我惜物重情,执念人间暖意。没过几日,他悄悄为我寄来一只全新的不锈钢杯。他知晓玻璃杯易碎,最易牵动人心遗憾,便特意选了一只坚实稳妥的杯身,护我往后安稳,再无怅然。

新杯规整结实、品相端正,外观无可挑剔。可我一次次旋上杯盖,心底始终疏离别扭。看似严丝合缝的天生原配,终究少了经年沉淀的熟稔,缺了入心入骨的妥帖安稳。

目光落向桌角,那件从碎杯上留存的旧杯盖,静静安放,安然如故。

我心生一念,带着试探,亦带着期许。轻轻拿起旧盖,对准崭新的不锈钢杯口,缓缓旋紧。

一圈,两圈。轻响落定,严丝合缝,稳稳贴合,滴水不漏。

那一刻,我满心诧异,又豁然通透。世间缘分,竟有这般奇妙巧合。案头留存的庐山云雾茶香清浅袅袅,漫过心间,让这场新旧相逢愈发意味深长。

我久久端详这组新旧相融的器物。崭新坚韧的杯身,足以抵御生活磕碰风雨;完好依旧的旧杯盖,守住了最初的心意与温暖。

原来,世间最好的缘分,从来不在初见惊艳。而是历经破碎、学会珍惜之后,恰逢其会的刚刚好。

繁星 水印版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投稿邮箱:yzwbfanxing@163.com